台學統

台學統卷五十七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四

石屏戴式之先生復古父敏　從孫昺

赤城新志戴式之字復古當作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黃巖人其父東皋子以詩名式之承家學又嘗登陸放翁之門放翁與眞西山稱其詩不下孟浩然所著有石屏集行於世按東皋子名敏字敏才以詩自適不屑作舉子業且死語親友曰吾病革矣而子又甚幼詩遂無傳平嘗賦小園詩詩人王肩評其歡適偉麗清拔閒暇四體咸備

台州外書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黃巖人世家南塘幼

孤育於祖母稍長念其父以詩窮而無傳遂銳志於學就林景思徐竹隱講求詩法又嘗登陸放翁之門平生遊歷自東吳西浙襄漢閩粵淮上以及荒遠邃僻之地靡所不到閱歷既廣交與多聞人詩亦日進慶元嘉定以來詩人多奔走臺閫郡縣爲謁客又好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復古雖往來薦紳家能淡然無所求廣坐不輕發言以故遠近重之尤敦友誼紹定閒剡溪姚鏞以忤陳子華謫衡陽朋好俱散復古獨閒關由閩度嶺訪之姚有萬里尋遷客三年獨此人之句前後在江湖幾五十年子琦自鎮江迎還時已八旬矣終日坐一樓焚香觀化或擕豈潛景明輩探梅觀鶴爲詩酒之樂又數

年而後刻詩以雅淡自然爲宗昔人謂其句法不減孟浩然又謂天然不費斧鑿痕大似高三十五輩眞西山嘗欲疏薦復古力辭而止以山人終有石屏集及石屏新語行於世

瀛奎律髓石屏戴復古字式之天台人早年不甚讀書中年以詩游諸公間頗有聲壽至八十餘以詩爲生涯而成家蓋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奔走閫臺郡縣餬口耳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爲謁客者龍洲劉過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風至不務舉子業干求一二要路之書爲介謂之闊匾副以詩篇動獲數千緡以至萬緡如壺山宋謙父自遜一

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以造華居是也錢唐湖山此曹什伯爲羣阮梅峯秀實林可山洪孫花翁季蕃高菊磵九萬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至於望門倒屣石屏爲人則否每於廣座中口不談世事縉紳多之

歸田詩話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峯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爲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旁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相稱然須實歷此境方見其奇妙

娛書堂詩話嚴子陵釣臺題詠尙矣天台戴式之復古一絕云萬事無心一竹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亦新意可喜

石洲詩話覃谿翁方綱撰載石屏白紵歌託寄清高與樂府白紵詞之旨不同□石屏有論詩十絕其論宋詩曰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復古獨心知之又謂胸中無千百卷書如商賈乏貲本不能致奇貨此皆務本之言而其詩純任自然則阮亭所謂直率者也　戴昺石屏之從孫也其答妄論唐宋詩體云性情元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語意自是而直率逞快者未必不因乎此

遺書

石屏新語二卷台州外書作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是編以石屏新語爲名當爲復古所

手著乃編中惟錄張詢古五代新說陳郁藏一話腴二種而多所刪節當是後人依託其名鈔撮成帙也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小山堂寫本前有五代新說數十則皆說前五代逸事注云張詢古豈此書本張氏之說而復古錄之邪後載雜說十八條

棻按宋史藝文志史部別史類有張詢古五代新說二卷又子部小說類有張說五代新說二卷考詢古唐人說蓋其名與燕公別一人而此書則本一人之作但名字歧出史因而複載歟後載雜說十八條則陳郁書中語也此蓋書賈所爲特依託石屏之名耳姑錄之而附辯於此

東皋子詩集一卷

黄巖縣志宋戴敏撰敏字敏才石屏之父平生好吟身後遺槀不存徐直院淵子名似道嘗誦其小園一篇及日落秭歸題處山一聯石屏續加搜訪其得十篇附刻石屏詩集之前

東皋子詩集跋　永嘉陳昉

石屏戴叟以詩行四方名人鉅公皆樂與之遊者有忠益而無諂求有謙和而無誕傲所至怡怡如也歲紹定之己丑叟來閩中攜其先人遺稿僅一篇一聯耳俾予題其後予已竊敬其事後十三年叟以書來則又得十餘首與叟近詩合爲卷矣嗟乎叟於其先人之片言隻

字訪求甚苦老而益切惟恐失墜其心將見之何哉唐
杜氏世爲詩至子美一飯不忘君可謂忠矣若叟之不
敢一語忘其父可謂孝矣是皆出於天性且不負其所
學予故表之以爲知本者勸讀其詩者當有取於斯湻
祐四年九月

跋東皐子詩　吳興倪祖義

詩和則歡適雄則偉麗新則清拔遠則閒暇東皐子詩
云小園無事日徘徊頻報家人送酒來歡適也惜樹不
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偉麗也引些渠水添池滿
移箇柴門傍竹開清拔也多謝有情雙白鷺暫時飛去
又飛回閒暇也備是四體一篇足矣況鶴鳴子和清唳

徹九皋耶寶慶丁亥長至前二日

按詩人王屑卽宋此跋

石屏集十卷

黄巖縣志宋戴復古撰其詩遠宗少陵近學劍南刻意精研而自有清遠之致同時趙儀趙汝騰選爲石屏小集僅百三十首四明袁甫選爲續集小山蕭泰來選爲第三稾昭武李賈刻姚鏞選爲第四稾上下卷俱已板行有趙汝騰吳子良樓鑰包恢序趙以夫趙汝談眞德秀王埜倪祖義趙蕃姚鏞李賈鞏豐楊汝明題跋元至正戊戌諸孫文璜重刊宣城貢師泰序至明宏治丁巳廬州府倅馬金以其家所得寫本

與石屏裔孫六安學正鏞家藏板本讎校同異重加編次東皋子十詩仍錄集首又取鏞所藏詩鈔一帙所錄東野漁村秋泉介軒諸詩附載於後定爲十卷州守陽城宋鑑爲之刊行謝鐸爲序馬金書後即徧明目錄所載十卷本也嘉慶丁丑臨海宋世犖用長塘鮑氏寫本重刊有序

四庫全書總目復古嘗登陸游之門以詩鳴江湖間所居有石屏山因以爲號遂以名集卷首載其父敏詩十首蓋復古幼孤勉承家學因搜訪其先人遺稾以冠己集昔黃庭堅山谷集後附刻其父伐檀集王楙野客叢書後附刻其父野老紀聞復古以父詩爲

數無多不成卷帙特升弁於簡端例雖小變理乃較協矣復古詩筆俊爽極爲作者所推姚鏞跋其詩稱其天然不費斧鑿處大似高三十五輩晚唐諸子當讓一面方回跋其詩亦稱其清健輕快自成一家雖皆不免稍過其實要其精思研刻實自能獨闢町畦瞿佑歸田詩話載復古嘗見夕照映山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爲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横得春水渡傍渡句以對上下始稱其苦心搜索即此可見一端至集中嚴子陵釣臺詩所謂平生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者趙與虤娛書堂詩話極賞其新意可喜而羅大

經鶴林玉露又深以其議論爲不然蓋意取翻新轉致失之輕佻在集中殊非上乘與虓所云固未足爲定評矣

戴石屏集六卷 載明潘是仁宋元名家詩集

石屏續集四卷 載南宋羣賢小集係知不足齋寫本近顧脩讀畫齋叢書有刻本

石屏詞一卷 載毛晉六十家詞中

倣明目錄方回瀛奎律髓稱其詩清新健快其詞亦然至赤壁懷古之類豪情壯采直逼蘇軾又集中之變調也

四庫全書總目復古爲陸游門人以詩鳴江湖間方回瀛奎律髓稱其豪健清快自成一家今觀其詞亦

音韻天成不費斧鑿其望江南自嘲第一首云買島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語不妨村誰解學西崑復古論詩之宗旨於此具見宜其以詩爲詞時出新意無一語蹈襲也集內大江西上曲卽念奴嬌本因蘇軾詞起句故稱大江東去復古乃以已詞首句又改名大江西上曲未免效顰至赤壁懷古滿江紅一闋則豪情壯采實不減於軾楊愼詞品最賞之宜矣此本卷後載樓鑰所記一則卽係石屏集中跋語陶宗儀所記一則見輟耕錄其江右女子一詞不著調名以各調證之當爲祝英臺近但前闋三十七字俱完後闋則遺去起處三句十四字當係流傳殘闕宗儀旣未

經辯及後之作圖譜者因詞中第四語有揉碎花箋四字遂別造一調名殊爲杜撰至於木蘭花慢懷舊詞前闋有重來故人不見云云與江右女子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語意若相酬答疑卽爲其妻而作然不可考矣

戴式之詩集序　四明樓鑰大防撰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誰能好之黄巖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適號東皋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

世異好乃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邱名士俱從之遊講明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志余答之曰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李長吉玉溪生言甚悲也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予之言顧何足爲軒輊邪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子勃顒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各造新弄廣陵上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亦當廢矣式之豈其苗裔邪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於

此東皋子其不死矣嘉定三年歲末盡三日

石屏小集序

浚儀趙汝騰茂實撰

戴石屏之詩有樓攻媿先生之序文諸名公鉅賢之品題不患不傳遠也趙嬾菴爲選其尤者別爲小集乃命僕爲此序無乃以非人爲贅邪嬾菴於詩少許可韋陶之外雖輞川柳州集猶有所擇今於石屏詩取至百三十首非其機有契合者乎夫詩之傳非以能多也以能精也精者不可多唐詩數百家精者纔十數人就十數人中選其精者纔數十篇而已惟少陵謫仙能多而能精故爲唐詩人巨擘也蓋藝之難精者文也文之難精者詩也運奇於斧鑿者少從容之態受成於材具者希

汲取之功豪逸者欠雋永慘淡者乏膽奕取姸耳目者興未必高遠寄吟性情者詞多至流蕩凡是者皆詩之瑜而瑕者也石屏之詩平而尚理工不求異雕鎪而氣全英拔而味遠玩之流麗而情不肆郎之沖淡而語多警嬾菴之選其旨深矣雖然石屏自謂幼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强課吟筆如爲商賈者乏資本終不能致奇貨也又言作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篇僕曩在贛州見嬾菴論作詩亦然二公契合之機豈不在是乎石屏其所居山也即爲之號其名復古字式之天台人其姓字不待人拈出也紹定二年三月

石屏詩集序 臨海吳子良明輔撰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祕文遺事謏說凡可資以爲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遊歷登覽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巨浸靈洞珍苑空迥絕特之觀荒怪古僻之蹤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唱酬諗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勳庸之傑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里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詩爲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瘦豐融而不豢於俗豪傑而不役於粗閎放而不流於漫古淡而不死於枯工巧而不露於斲鬪而爭傳讀而亟賞者何啻數百千篇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

貴神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搜攬於古今者博邪豈非其陶冶於山水者奇邪豈非其磨礲於師友者熟邪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隱几閉關等一樓於宇宙離羣絕侶對燭影爲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而彌中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湻祐三年六月

石屏集序　建昌包恢宏父撰

石屏以詩鳴東南半天下其格律風韻之高處見諸當世名公之所品題者不可以有加矣況予他日未嘗學

詩又安能措一詞第嘗私竊評之古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古詩尙乎志而石屏自志中來古詩貴乎眞而石屏自眞中發此三者皆其源流之深遠有非他人之所及者理備於經經明則理明嘗聞有語石屏以本朝詩不及唐者石屏謂不然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石屏獨心知之故其爲詩正大醇雅多與理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石屏痛念其先君子平生不肯作舉子業而顓以詩自適臨終以子在襁褓而慮或遂無傳石屏長而有聞深究心以傳父業顯父名是其志也實繼父志也故其爲詩感慨激發多與志應陶靖節言此中有眞意欲辯已忘言故讀書不求甚解黃太史稱杜

詩無一字無來處然杜無意用事直意至而事自至耳黃有意用事未免稍與杜異不知四詩三百篇用何古人事若語哉石屏自謂少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予謂其非無書也殆不滯於書與不多用故事耳有靖節之意焉果無古書則有眞詩故其爲詩自胸中流出多與眞會三者備矣其源流不甚深遠矣乎故詩有近體有古體以他人則近易工而不及古在石屏則古尤工而過於近以此視彼其有效晚唐體如刻楮翦綵妝點粘綴僅得一葉一花之近似而自耀以爲奇者予懼其猶黃鐘之於瓦釜也此予所竊私自評者亦未始爲石屏道今敢以是質之請石屏自剖抉予也奚敢妄爲若

是歲淳祐壬寅孟夏四日

重刻石屏詩集　元宣城貢師泰泰父撰

詩不讀三百篇不足以言詩然多雜出於里巷男女歌謠之辭未必皆詩人作也詩不盡作於詩人而天下後世舍三百篇則無以爲法者宜必有其故哉詩一降而爲楚爲漢再降而爲魏爲晉宋下至陳隋則氣象萎苶詞語靡麗風雅之變於是乎極矣至唐杜子美獨能會衆作以上繼三百篇之遺意自是以來雖有作者不能過焉宋三百年以詩名家者豈無其人然果有能入少陵之室者乎嘗宋季世有戴石屏先生者慨遺音之不作惡蠅聲之蠱聽乃力學以追古人而成一家之言先

生生於黃巖之南塘負奇尚氣慷慨不羈南遊甌閩北窺吳越上會稽絕重江浮彭蠡汎洞庭望匡廬五老九疑諸峰然後放於淮泗以歸老於委羽之下顧其遊歷既廣聞見益多而其爲學益高深而奧密故其爲詩如逝波之魚走壙之獸摶風之鵬其機括妙運殆不可以言喻者矣然其大要悉本於杜而未嘗有一辭蹈襲之者嗚呼此其所以爲善學者乎至於音韻格律之升降則與時爲盛衰有非人力所能爲者矣今其詩傳世已久而又有八君子爲之論著予生也晚於先生復何言哉先生之諸孫文璌知所好尚校讐本以圖新刻益廣其傳垂之永久可謂能世其家者予過天台文璌開以

序來謁遂不敢以後學辭而書之首簡先生諱復古字式之石屏其自號云至正戊戌孟冬既望

重刊石屏集序

明黃巖謝鐸鳴治撰

宋之南渡吾台文獻實稱東南上郡而詩人亦多有聲江湖間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當其時台之人以科第發身致顯融者何限而石屏獨工於詩以窮豈詩自能窮人哉蓋天之於富貴往往在所不惜而於斯文之權恆若有所靳而不易以予人何也斯文天地精英之氣必閱世而後得富貴儻來之物遊孟之所能賤者也故一代之興起而爲將相比肩接踵而文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數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鬱其志

俾之窮極而後已若漢之蘇李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其於詩也皆出於顛沛放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於後世夫豈易而予之哉雖然其視富貴之極而泯泯無聞者則不啻霄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爲麟踣無爲鴟鳴寧爲玉碎無爲瓦全實亦有見乎天之意其所重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乎亦豈獨石屏一詩人然哉三代以降以道致窮雖上聖大賢如孔孟者亦所不免則夫石屏之以詩窮亦何足怪哉石屏之詩嘗宋紹定中樓攻媿鑰吳荆溪子良諸公嘗序之以行於世矣宏治初其裔孫廣東參政豪將重刊之未就而卒今廬之六安學正鏞參政從父也將畢參政之志而未能以告於其

守貳朱君克明馬君汝礪二君素重斯文而樂於義舉者乃不閱月而功以告成焉於乎石屏之沒幾三百年而詩又大行於世石屏於是乎不窮矣彼之營營以富貴爲達者誠惡足以知之宏治十年夏四月

書重刊石屏集後　西充馬金汝礪撰

天台布衣戴屏翁以詩鳴宋季頗多閔時憂國之作同時趙蹈中選爲石屏小集袁廣微選爲續集蕭學易選爲第三稿李友山姚希聲選爲第四稾上下卷鞏仲至仍爲摘句又有欲以其詩進御而刋置郡齋者雖其向上功夫未暇深論其詩已爲世重而見於板行者又皆諸名賢選摘序跋具存可考也今觀陳昉氏跋語謂其

有忠益而無諂求有謙和而無誕傲希聲謂其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方萬里謂自慶元以來詩人爲謁客者相率成風干求一二要路之書副以詩篇動獲千萬緡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至於望門倒屣石屏爲人則否廣坐中不談世事縉紳多之則翁之取重於世豈直篇什之工哉成化中家君入翰林始得翁詩寫本命金手錄每病其訛舛未有以正也後十有五年余以郎吏倅廬罪戾之餘時誦翁一官不幸有奇禍萬事但求無愧心之句以自厲適六安學正鏞出示家藏板本并詩鈔一帙板本較前寫本頗詳然脫簡尙多字或漫滅不可讀考之晦菴先生答仲至書有云黃巖老

過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刊行小集冠以誠齋之詩黃巖老蓋指翁也小集疑即蹈中所選者夫以投贈大儒之詩得經品題而集中不載非獨散軼爲可恨而竊重有感焉蓋自爲童子時僅見翁詩一二於他本逮今壯歲宦遊中外旁搜博訪猶未獲其全集幸而存者又訛缺如是嗚呼亦難矣乃於政暇據二本之同異校讎重加編次東皋子十詩仍錄集首詩鈔乃東野漁村秋泉充菴樗巢介軒諸君所作附載於後東皋翁之父東野以下至學正君皆其裔孫也學正君拳拳於先世文獻有足尚者又四年編成凡十卷爰謀太守宋侯刻而傳之以成其志因系予所感如此侯嗣有所得續附焉且

以見台郡人物之盛戴氏詩派之遠而讀其詩者又當論其人及其世云宏治戊午孟夏

棻按朱子卒於寧宗慶元六年時石屏年方三十四歲不得稱老小集之選在理宗紹定二年距朱子之殁已三十年矣豈朱子所及見耶黃巖老葢別一人非石屏也

書石屏詩卷後　桐江方回萬里撰

戴復古字式之石屏黃巖人早年不甚讀書中歲以詩遊諸公間頗有聲壽八十餘宋之南渡江湖遊士多以星命相術挾中朝尺書奔走閫臺郡縣餬口耳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爲謁客者龍門劉過改之之徒指不勝屈

石屏其一也相率成風至不務舉子業干求一二要路之書爲介謂之闊扁如壺山宋謙甫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以造華居是也錢塘湖山此曹什百爲羣阮梅峰秀實林可山湖孫花翁季蕃高菊磵九萬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至於望門倒屣石屏爲人則否每於廣坐中口不談世事縉紳多之然其詩苦於輕俗高處頗亦清健不至高九萬之純乎俗劉江村最晚輩本天台道士能詩還俗而處士詩名遂絕唱矣故因取石屏詩而評記之

石屏詩鈔序　國朝吳之振孟舉撰　宋詩鈔

戴復古黃巖人居南塘石屏山因自號爲負奇尚氣慷

慨不羈少孤痛父東舉子遺言收拾殘稾遂篤志於詩從雪巢林景思竹隱徐淵子講明句法復登放翁之門而詩益進南遊甌閩北窺吳越逾梅嶺窮桂林上會稽絕重江浮彭蠡泛洞庭望匡廬五老九疑諸峰然後放於淮泗歸老委羽之下遊歷既廣聞見益多為學益高深而與密以詩鳴江湖間五十年或語復古宋詩不及唐曰不然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復古獨心知之故其詩正大醇雅多與理契機括妙用殆非言傳然猶自謂胸中無千百字書如商賈乏貲本不能致奇貨蓋謙言也吳荊溪稱其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祕文遺事廋說何啻千百家包肝江亦謂正不滯於書乃

楊升菴直譏其無百字成誦此癡人說夢耳又傳其游江西富家以女妻之三年思歸乃言曾娶婦翁怒女曲解之臨行贈詞曰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旁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上土遂自投江死今考集中略無蹤跡後人因詩餘木蘭花慢一闋有重來故人不見但依然楊柳小橋東之句乃强實之讀陳昉跋云有忠忿而無謟求有謙和而無誕傲姚鏞云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朱子亦以詩相贈酬使無行至此其得爲大儒君子所稱許至升菴乃發覆邪生平著作甚富趙懶菴

選百三十首爲小集觀者謂趙於古少許可而此編特博袁蒙齋選爲續集蕭學易選爲第三槀李友山姚希聲選爲第四槀鞏仲至又爲摘句復古自云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篇其鍛鍊之苦師友琢削之精故所選得十九焉方萬里曰慶元以來詩人爲謁客成風干求要路動獲千萬石屏鄙之不爲也嗟乎安得斯人二愧世之幅巾朱門望塵獻詩者哉

遺詩 集凡七卷詩八百餘首今錄二十八首以見一斑

夢中亦役役

半夜羣動息五更百夢殘天雞叫一聲萬枕不遑安一日一百刻能有幾刻閒當其閒睡時作夢更多端窮者

夢富貴達者夢神仙夢中亦役役人生良鮮歡

願酌淮河水

有客遊濠梁願酌淮河水東南水多鹹不如此水美春風吹綠波鬱鬱中原氣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淚

烏鹽角行

鳳簫鼉鼓龍鬚笛夜宴華堂醉春色豔歌妙舞蕩人心但有歡娛別無益何如村落捲桐吹能使時人知稼穡村南村北聲相續青郊雨後耕黃犢一聲催得大麥黃一聲喚得新秧綠人言此角只兒戲孰識古人吹角意田家作勞多怨咨故遣聲音召和氣吹此角起東作吹此角田家樂此角上與鄒子之律同宮商合鐘呂形甚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札聲甚古一吹寒谷生禾黍

思家用后山韻

湖海三年客妻孥四壁居飢寒應不免疾病又何如日夜思歸切平生作計踈愁來仍酒醒不忍讀家書

春日

留滯江湖久蹉跎歲月新客愁茆店雨詩思柳橋春秣馬尋歸路騎鯨問故人山林與朝市何處著吾身

戊戌冬

妵戊戌理宗嘉熙二年時連年與蒙古交兵

造化人難測寒時暖似春蛟龍冬不蟄雷電夜驚人四海瘡痍甚三邊戰伐頻靜中觀氣數愁殺草茅臣

秋夜旅中

旅食思鄉味砧聲起客愁夜涼風動竹人靜月當樓浮世百年夢他鄉幾度秋主人新酒熟一醉更何求

今朝當社日

今朝當社日明日是花朝佳節惟宜飲東池適見招緣深楊柳重紅透海棠嬌自笑鬢邊雪多年不肯消

九日

今日知何日他鄉憶故鄉黃花一杯酒白髮幾重陽日晚鵶爭宿天寒雁叫霜客中無此醉何以敵淒涼

湖上

久住人情熟湖邊酒可賒來時飛柳絮今日見梅花十載身爲客幾封書到家斜陽照林屋獨立數棲雅

鄂渚煙波亭

倚遍南樓更鶴樓小亭瀟灑最宜秋接天煙浪來三峽隔岸樓臺又一州豪傑不生機事息古今無盡大江流凭欄日暮懷鄉國崔顥詩中舊日愁

月夜舟中

滿船明月浸虛空綠靜無痕夜氣冲鄉思浮沈檣影裏夢魂搖曳櫓聲中星辰冷落碧潭水鴻雁悲鳴紅蓼風一點漁燈依古岸斷橋垂露滴梧桐

栝蒼石門瀑布

小泊石門觀瀑布明知是水卻疑非亂拋玉雪從天下散作雲煙到地飛夜聽蕭蕭洗塵夢風吹細細溼人衣

謝公蠟屐經行處聞有留題在翠微

寄吳明輔祕丞三首

吾鄉幸有吳夫子星斗網羅文字胸百鳥收聲聽鳴鳳
千山落木秀孤松旁通滄海江河水高壓霞城幘嶂峰
每見一斑三歎息白頭未得奉從容

七十七翁猶眼明三台星畔見奎星文章有氣吞餘子
議論無差本六經愧我不能攀逸駕得君自足振頹齡

三溪常與荆溪接分得餘波到石屏

湘中遇翁靈舒

天台山與雁山鄰只隔中間一片雲一片雲中不相識
三千里外卻逢君

釣臺

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誤識劉文叔
惹得虛名滿世間

巾子山翠微閣

雙峰直上與天參僧其白雲棲一庵今古詩人吟不盡
好山無數在江南

次韻谷口鄭東子見寄 錄二

閉門覓句飯牛翁囊有新詩不怕窮十里梅花生眼底
九峰山色滿胸中

吾鄉自昔詩人少委羽先生後有翁坐客無氈君莫笑
雲臺有集繼家風

寄玉溪林逢吉二首

心腹相知會面稀一春未有盍簪期西窗風雨愁眠夜夢到君家賦小詩

老夫時作白頭吟爨下焦桐孰賞音敢望荆溪作詩跋自慙敝帚享千金

論詩十絕 錄六

曾向吟邊問古人詩家氣象貴雄渾雕鎪太過傷於巧朴拙惟宜怕近村

意匠如神變化生筆端有力任縱橫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脚後行

陶寫性情爲我事留連光景等兒嬉錦囊言語雖奇絕

不是人間有用詩
飄零憂國杜陵老感寓傷時陳子昂近日不聞秋鶴唳
亂蟬無數噪斜陽
作詩不與作文比以韻成章怕韻虛押得韻來如砥柱
動移不得見工夫
草就篇章只等閒作詩容易改詩難玉經雕琢方成器
句要豐腴字要安

參軍戴東野先生昺 附

黃巖縣志戴昺字景明號東野南塘人復古從孫嘉定
十二年發解任贛州法曹參軍人品清雅詩律純正具
有石屏家法石屏贈詩所謂不學晚唐體曾聞大雅音

者也兼善畫嘗爲其友夏曼卿作瀟湘片景樓圖意趣閒逸筆墨閒絕去畛畦之迹著有東野農歌集

遺書

東野農歌集五卷續集五卷宋元名家詩集作戴東埜集平津館書目六十卷蓋合正續二集也

簡明目錄昺爲復古之從孫故是集或附刻石屏集末復古與昺詩有不學晚唐體會開大雅音何然集中秀句多得晚唐佳處蓋復古所謂晚唐者乃四靈體耳

四庫全書總目其詩世有二本一爲兩淮所進題曰戴東埜詩祗一卷卷首又題曰石屏詩集附錄蓋本

綴復古詩後以行者一爲浙江所進分爲五卷其編次稍有條理而詩視兩淮本較少數篇今以浙江本爲主據兩淮本增入詩十三首又據宋詩鈔增入詩三首凡百有餘篇考卷內有寶祐改元癸丑修禊日昺自跋曰抖擻破囊凡百篇錄之則昺所自編不過此數可以稱足本矣昺少工吟咏爲復古所稱有不學晚唐體曾聞大雅音之句今觀此作五言如眼明千樹底春入數花中秋牀梧葉雨曉袂竹林風清池涵竹色老樹蝕藤陰草潤蛩聲滑松涼鶴夢清七言如野水倒涵天影動海雲平壓雁行低颼柳輕風寒忽煖催花小雨溼還晴格雖不高而皆清婉可諷亦

頗具石屏家法也

台郡識小孫觀察星衍平津館書目載東埜集十卷

天台國材序又有舒嶽祥贈詩一首明嘉靖丙戌秦

禾用國氏本翻刻蓋卽寧海國之才也

東野農歌集自跋

余效官秋浦公餘弗暇他問獨未能忘情於吟咏凡得

諸山川之登覽景物之感觸賓友之應酬率於五七字

寄之雖草根嚶嚶柳梢嘒嘒硯鳴高岡喉九皋聲韻邈

乎不侔而發乎情則一也抖擻破囊凡百篇輒忘其醜

錄以備或者楓落吳江之問寶祐改元癸丑修禊日

遺詩凡百餘首今錄十四首

秋日過屏山菴

淒切抱葉蟬閒鬭棲樹禽入山本避喧復愛聆此音微颸動夕爽薄雲散秋陰衆籟闃以靜片月生東林

五禽言 錄二

提胡盧沽美酒人世光陰舂電走一日得醉一日閒綠鬢幾曾俱白首沽酒沽酒有酒沽生前不飲眞愚夫

脫卻破袴脫卻破袴蠶熟繰成雪霜縷小姑織絹未落機縣家火急催官賦輸了官賦無零落破袴破袴還更著

從板橋買舟上青陽

卸馬板橋西扁舟逆上溪水鏤巖骨斷煙截樹頭齊野

鴨驚人起村雞上樹啼老農頭雪白猶自把鉏犂

辛亥九日被檄視澇遂爽同官飲菊之約夜宿荒驛風雨達曙按辛亥湻祐十一年越三年爲寶祐癸丑皆效官秋浦時也

孤負重陽菊愁懷不肯寬郵亭一夜雨欹枕五更寒腳健從渠老心低到處安獨行誰可語時把古詩看

自武林還家由剡中

一節雙不借役役又東還野渡淺深水夕陽高下山光陰虛我老造物靳人閒高躅思吾祖鳴琴獨閉關

春晚即事

春郊農務急野岸水痕高蒲渚鳴姑惡桑林囀伯勞整欄扶芍藥搴網護櫻桃不改窮居樂何妨見二毛

僻居

地僻塵囂遠身閒趣味深清泚涵竹色老樹帶（一作蝕）藤陰引鶴隨閒步招蟬伴醉吟有時然古鼎隱几自觀心

秋晚

西風澄曉氣凝觀愜幽情草潤蛩聲滑松涼鶴夢清吟懷依水靜病思得秋輕忽憶登高近循籬看菊英

為夏曼卿畫瀟湘片景樓圖

有此一樓足悠然萬慮忘拓開風月地壓斷水雲鄉四野留春色千峰明夕陽眼前無限景何處認瀟湘

秋日獨倚東樓

重陽過了秋逾爽自豁樓窗眺晚西野水倒涵天影動

海雲平壓雁行低興來頻放深杯飲吟到還須大字題

近喜書房添一寶陶泓買得古端溪

抵池陽未入關泊於齊山數日因窮巖壑之勝

瘦策相扶上翠微眼驚奇怪足忘疲三十六洞猶昔者

四百餘年無牧之漲水淼瀰春雨後遠山重疊夕陽時

幾多江北江南恨問著沙鷗總不知

有感

著身平地更多憂一棹思爲泛宅謀昨夜西風邊報急

防江也要釣魚舟

歸途過麻姑山

山行十里少人家客子貪程怕日斜倦坐松根需足力

輕風滿面落藤花

愚一陳景沂先生詠

台州外書陳詠字景沂號肥遯按寶祐丙辰自序稱江淮肥遯愚一子是愚一子乃其號也黃巖人世家涇奧學博文贍在行都上書論恢復語甚切留中不報遂專意著述撰全芳備祖前後集其五十八卷有自序及寶祐癸丑安陽韓境序按絳雲樓書目注誤爲淮淝人又云寶祐中纂祝穆訂正

遺書

全芳備祖前集二十七卷後集三十一卷千頃堂書目作花木果卉全芳備祖絳雲樓書目無卷數菉竹堂書目云八冊天一閣書目作七卷殆非足本今楊侍御晨有鈔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宋陳景沂撰前集爲花部後集

爲果部卉部草部木部農桑部蔬部藥部每部分事實祖賦詠祖二類事實與諸書相出入賦詠則採錄宋詩特詳後來總集多即據此爲出典

四庫全書總目景沂號肥遯天台人仕履未詳是書前有寶祐元年韓境序據序所言此書於理宗時嘗進於朝其事亦無可考凡前集二十七卷所記皆花後集第一卷至八卷爲果部九卷至十二卷爲卉部十三卷爲草部十四卷至十九卷爲木部二十卷至二十二卷爲農桑部二十三卷至二十七卷爲蔬部二十八卷至三十一卷爲藥部其例每一物分事實祖賦詠祖二類蓋仿藝文類聚之體事實祖中分碎

錄紀要雜著三子目賦詠祖中分五言散句七言散句五言散聯七言散聯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絕句七言絕句十子目則條理較詳明王象晉羣芳譜卽以是書爲藍本也雖唐以前事實賦詠紀錄寥寥北宋以後則特爲賅備而南宋尤詳多有他書不載及其本集已佚者皆可以資考證焉

全芳備祖自序

古今類書不勝汗牛而充棟矣錄此遺彼不可謂全取末棄本不可謂備皆纂集之病也姑以生植一類言之史傳雜記之所編摩騷人墨客之所諷詠自非家藏萬

卷自閱羣書能免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乎余束髮習雕
蟲弱冠游方外初館浙西繼寓京庠暨姑蘇金陵兩淮
諸鄉校晨窗夜燈不倦披閱記事而提其要纂言而鉤
其元獨於花果草木尤全且備所集凡四百餘門非全
芳乎凡事實賦咏樂府必稽其始非備祖乎嘗謂天地
生物豈無所自拘目睫而不究其本原則與朝菌復何
異竹何以虛木何以實或春發而秋凋或貫四時而不
改柯易葉此理所難知也且桃李產於玉衡之精杏爲
東方歲星之精凡有花可賞有實可食者固當錄之而
不容後也至如潔白之可取節操之可嘉英華之發出
香色之具全者是皆稟天地之英傲然殊異尤不可不

列之於先也梅仙孤芳松友後彫蘭有國香菊存晚節紫薇雖粗而獨貴於所託黃葵無知而不昧於所向草傷柳別紫笑萱忘韭薤最幽于相遇藜藿甘貧而自得薏苡可食可飼茯苓黃精通神通靈凡若是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也或曰瓊花玉蕊胡爲而躐處其上答曰此尊尊也或曰牡丹芍藥海棠之無實無香胡爲而亦處其上答曰此貴貴也凡是皆奇葩異卉特立迥出胡可以一說拘也或曰子之說則信辨而美矣子之書則信全而備矣不幾乎玩物喪志乎答曰余之所纂蓋昔人所謂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者也惡得以玩物爲譏乎且大學立教格物爲先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亦學者之當務也自太極判而兩儀分五行布而萬物
具凡散在兩間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則
元亨誠之通而萬物所資始也靜而生陰則利貞誠之
復而萬物所以各正性命也稟于乾者爲木果稟于震
者爲蒼莨竹爲萑葦稟于巽者爲木稟于坎者爲堅多
心稟于離者爲科上槁稟于艮者爲堅多節爲果蓏根
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葉而華華而實初者爲陽次者爲
陰闔者爲陽承者爲陰得陽之剛則爲堅耐之木得陰
之柔則爲附蔓之藤無非陰陽者則無非太極也以此
觀物容非窮理之事乎程先生語上蔡云賢卻記得許
多可謂玩物喪志今止纂取大略以便檢閱備遺忘耳

何致流而忘返而喪志焉畢於爾雅蟲魚註可憐無補費精神覩者幸毋以爲誚

遺詩

風雨

風雨瀟瀟夕春寒燈較昏茅檐數椽屋荻浦幾家村網到江鱗活沽來市酒渾烘衾供結局一覺藐乾坤全芳備祖

榴花

陰霾渺渺接江鄉登壟猶褰未涉裳入晚天容糊水色拂明雲影帽山光閟拈昌歜嗟香玉披讀離騷玩薇章羣芳譜亦本全芳備祖

最是荷榴兩懷古對人無語溼紅妝

睡起

山鳥鳴鳴山日長北窗高臥夢羲皇覺來推戶青雙眼
愁殺桃花飛過牆　三台詩錄

梅花五首　以下全芳備祖

香薰江雪情偏韻影壓窗蟾夢半回耐凍有何標可述
雅交還喜淡相陪

從來造化有何私自是梅花南北枝只爲北枝太寒苦
東君消息故應遲

行人立馬斷煙梢爲底寒香尚寂寥雖是孤根未回煖
已應春意到溪橋

重岡複嶺萬千程霜褪紅曦步恰輕聞有暗香松下過
不知何處隱梅兄

平生足跡徧天下止一東嘉𥘉未來行到劉山無所記
謾留冷句伴江梅

紅梅

色異名同失主張厭寒附煖逐羣芳當知不改冰霜操
戲學陶家豔冶妝

洞庭湖見桃花

江卿洞庭急君山屹半川別知江有國大率水多仙環
繞八百里洪濛千萬年晚春桃正碧南客曉浮船

葵花

人情物理要推求不早敷黃隸晚秋黃得十分雖好看
風霜爭奈在前頭

牽牛花

牽牛易斯藥固持取其義安足柔輭蔓山爲縈絆地汝若不巧沿何能可旁致始者無附託頭腦極細殢一得風搖動四畔亂粘綴搭著纖毫末足上牆壁際倘得拗此身亂纏松竹外吐花白而青數葉光且膩裹露作驕態舞風示豪氣便忘抑鬱時剩有誇逞意誰言松柏竹如我兄與弟下盼蘭蕕孽反欲吵其覗如此無忌憚不過是瞞昧早晚霜風高何曾見牛犂

按此與葵花詩皆有所刺而作葵花有惜之之意牽牛詩則大聲疾呼所以深警之也

楊梅

止渴還相似和羹諒亦同不思五和褒均擅一調功

咏草四首

澹煙荒草六朝宮萬感叢生一眺中不識羣公互虓虎獨於此地必爭熊泰河濺淚西風泣淮嬾含羞晚照紅醞得許多愁爲底祇緣誤倚大江東

未破滁陽亭屢易亭亡今又幾經年峰回路轉勢不改木秀陰繁欲到巔流下山泉音若咽燒餘寺刻愧如拳柴王一殿今何在衰草殘煙護曉娟

江城滕閣倚空寒鶴勢騫飛遠耐看旁列西山青玉案高擎南浦白銀盤摩挲王記猶無恙拂拭韓碑尚未刓翻憶賞心亭下水草洲埋沒貯愁酸

長淮何處雁聲多西去渦心北邁河影逐泗濱煙月艇
陣驚亳邑水雲蕿小王草筆終難學蘇武陵書果若何
陲草邊廬兩蕭索遠陪砌女作離歌

咏柳　三首錄一

植向津涯臨畫舫栽從亭館近華筵別離自是無聊賴
於甚垂楊有糾牽

爲爾生來體態柔因情感物寓風流汝無血氣何知覺
自是詩人想像求

桑

三分天下二分田枉彼西南雨露天接野營荆失官陌
透遂桑東越民阡去程削斷行人迹驚覷頻過猛獸邊

彈壓官軍早屯宿晚炊崖竹汲河堧

遺文

招隱寺觀玉蘂花記　全芳備祖六

戴顒字仲若捨宅爲招隱寺寺在京口放鶴門外與鶴林古竹院相望數里孤處于萬山荒涼之顛所由山徑石卵纍纍不絕如綫是名招隱寺有米元章隸碑以紀仲若之出處方丈有閣號增華梁昭明選文于中閣之左有亭名虎跑鹿跑其泉清冽閣之右有亭名玉蘂巍扁其上亭之下有玉蘂二株對峙一架其枝條彷彿乎葡萄而非葡萄之所可比輪囷磊塊如古君子氣象焉其葉類柘葉之圓尖梅葉之厚薄其花類梅而李瓣縮

小厥心微黃類小淨瓶莫春初夏盛開葉獨後凋其白玉色其香殊異而其高丈餘也是名玉蘂土人僉言此花自唐迄今自天下與此寺只二株亦猶瓊花之于維揚千餘年間凡幾遭兵燬幸存今唐長安白玉等觀及御史所居閣前往往不可稽攷而僅餘此寺雖然李德裕沈傳師再賡之詩石如新自可以究其終始欲天下皆知此花非山礬非瓊花其夐出鮮儔而自成一家也故詳紀其本末云 愚一子親歷其寺審書

太府卿王君遇先生會龍

赤城新志王會龍臨海人字君遇理宗寶慶二年省元狀元終太府卿

南宋館閣續錄王會龍字君遇台州臨海縣人寶慶二年進士及第治書紹定二年九月除祕書省正字三年十二月除校書郎六年三月除著作佐郎端平元年二月除著作郎是月以更迭指揮補外三年四月以嚴州任內再除著作郎七月爲工部郎官

續資治通鑑紹定二年九月丙子祕書省正字王會龍言聖學深造自得本之於致知格物達之於治國平天下帝曰如是則人主之學當以致知爲力行之本又言宜裕民力固邦本帝曰朕未嘗無愛民之心但州縣不能奉行爾

台州外書嘉熙四年以朝奉郎知泉州時鄉飲禮久廢

會龍與典宗趙師恕率僚屬偕廣公郡士毅然詣學行
之在郡一切政教皆準古法俗爲之變尋擢太府卿閩見
書

台學統卷五十八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五　葉水心學派上

司業陳篔窗先生耆卿

赤城新志陳耆卿字壽老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博學能文遠參洙泗近採伊洛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曾之間疆場按當作場音亦甚寬步武甚的葉水心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作以爲學游楊而文張晁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授垂死屬焉而曰吾向語呂公伯恭今以語壽老四十年矣水心旣沒壽老之文

遂蔚然爲一時所宗所著有論孟紀蒙篔窗集赤城志等書今祀鄉賢祠宋元學案傳略同

大清一統志陳耆卿字壽老臨海人嘉定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葉適嘗稱其文著赤城志同郡林表民博物洽聞同修赤城志又自爲續志三志

光緒青田縣志陳耆卿字壽老號篔窗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十年以迪功郎主縣簿在邑三年數奏事請治姦民誣訴之罪論水利爲州縣急務請申嚴推排之法每歲攢造簿書抑大姓而惠細民論稱提銅錢當嚴漏泄之憲優掩獲之典論和糴之害市之價增官之價減一害也市無斛面官有斛面二害也市無他費官多誅

求三害也市先得錢官先概栗有偵伺之苦有短陌之弊四害也名雖為和買則强之而已其言皆切中時弊耆鄉以文章名知州應元袞修平政橋縣尉朱起祖樹題名碑皆屬耆鄉為記麗水令黃沐之賢而卒官其子傳請耆鄉銘其墓邑人王夢松求道甚切獻經史訓說二篇且言不用力則紛擾而失其統欲日夜用力則一毫無所加益耆鄉荅以助長之弊勝於忘太用力之弊甚於不用力其要莫若主敬敬立則守固矣夢松受其言卒為名儒時水心葉適倡道永嘉以斯文為己任耆鄉上書請益弱造其廬水心一見歎異作詩送之有云古今文人不多出元祐唯四建安七姓與天道亦得閒

伊洛尋源未爲失其推許之者至矣十三年陞從事郎慶元府教授

四庫全書總目耆卿字壽老號篔窗台州臨海人登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其事蹟不見宋史惟謝鐸赤城新志著其仕履而亦不詳今以所著篔窗集攷之則嘉定十一年嘗爲青田主簿嘉定十三年爲慶元府府學教授又趙希弁讀書附志稱耆卿集中沂邸箋表爲多案宋史孝宗孫吳興郡王柄追封沂王其嗣子希瞿寧宗嘗立爲皇子即濟王竑耆卿必嘗爲其府記室而希弁略其文也

棻按宋史寧宗嘉定十四年立沂王子貴由爲皇子

更名竑立宗室貴誠爲沂王後十七年閏八月帝崩
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是爲理宗封皇
子竑濟王夫竑既立爲皇子豈可復冒沂邸之稱惟
理宗本立爲沂王後正可稱沂邸也耆卿嘗爲其府
記室故理宗既立即召試館職耳
錢大昕養新錄陳耆卿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宋史不
爲立傳攷中興館閣續錄稱寶慶二年正月召試館職
除祕書省正字十一月轉校書郎紹定元年十二月除
祕書郎三年十二月除著作佐郎六年十月除著作郎
端平元年二月兼國史院編修官除將作少監赤城新
志官至國子司業不知卒於何年

洪頤煊台州札記四庫書篔窗集十卷余近得鈔本前有嘉定六年寒食節耆鄉自序後有淳祐四年癸卯上元日荆溪吳子良跋稱余將指淮東欲盡出先生文以啟來者甫命工以他役去乃屬海陵謝令範館鋟初集三十卷續集惜未及并鐫之此初集序跋也前又有吳子良續集序稱篔窗初集既以鋟之海陵今復併其續集鋟之豫章末不題年月趙希弁讀書附志篔窗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吳子良併刻于江西漕司此即初續併刻本也以赤城集序結銜證之知當刻于淳祐八年集中隘軒文集序稱端平丙申三月叅予郡補官需之明年也吳子良州學六賢祠堂記在淳祐六年曰

國子司業陳公者卿其時質窗已歿質窗生于淳熙七
年下距淳祐六年止六十七年歿又嘗在其前質窗自
序稱予三十五竊末第人視之未爲甚暮然老態先白
臥病日十九其不登上壽也惜哉

吳子良州學六賢祠記陳公之滯於三館也鄉人屬以
祠記諂權相則謝不爲所親啗以兩制而索其文則拒
不予陛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之議
則衆辨之不隨也

車若水脚氣集予登質窗先生門方逾弱冠荆溪吳明
輔子良字先從質窗已登科聲譽甚振長予十有三年予
係晚進質窗一旦于人前見譽過當同門初不平久方

浹洽相與作爲新樣古文每一篇出交相詖佞以爲文章有格歸是先祖乃不悅私意謂先祖八十有餘必是老拙曉不得文字顧首顧尾有開有架且造語俊爽皆與老拙不合也既而先祖與質窗皆卽世吾始思念六經不如此韓文不如此歐蘇不如此始知其非既而見立齋先生見教尤切後以所作數篇呈之忽貽書四五百言痛說水心之文是時立齋已登侍從其意蓋欲痛改舊習不止如前時之所誨也

棻按玉峰從學立齋在嘉熙元年丁酉據此則此時質窗已殁蓋年止五十七八也

葉適水心文集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陳君耆卿胄出

太邱長寔從婺徙台貽範貽序著名神宗朝父昺字叔明母姚氏慶元丁巳父年五十二八月十四日卒子一女四嘉定庚午母五十九五月之九亦不克壽叔明葬以己巳八月十四日姚夫人葬以辛未十二月庚申壻曰何革姚衍吳夢齡耆卿從事郎教授舒州嘉定十四年七月日

遺書

書錄解題論語紀蒙六卷孟子紀蒙十四卷國子司業臨海陳耆卿壽老撰水心葉適爲之序耆卿學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嘉定初年成此書棻按貲嘗爲青田主簿非麗水也此誤

論孟紀蒙序

天下不知其幾書也而能盡天下之書者則莫若論孟論孟非能盡天下之書也能盡天下之書之理也夫誦說有限而理無窮獨不見夫萬斛之泉乎汲者愈衆而來者愈不已也學者之從事於斯也苟不以身體之以日用推之而徒耳剽目掠脣腐齒摧欲以明理理不明而反晦譬之遠道問其遠者未必眞知遠也至以足履之則知遠矣又譬之美味聞其美者未必眞知美也至以口試之則知美矣學者讀聖賢之言而無體驗發明之益則身自身書自書縱千萬言祇益爲贅其何以修己治人放之四海而準也予少讀論孟未知其所以讀

逮長知所以讀而未知其趣憂患後屏居杜門乃始深玩而精索之其初也憯憯然其後也汩汩然又其後也洋洋然蓋所謂以身體之以日用推之之驗也大而天地山河細而一飲一食無不往復省察動靜思維故其熟也頗覺身與書非二物目之在書也書之味固不加多其不在書也書之味亦不加少坐焉書也立焉書也凡百語默作止無非書也嗚呼予之從事於斯也久矣其得於心者本不可以言語傳也而或不免於言亦姑以誌吾見之所至而已乃錄而藏於巾篋命曰紀蒙俟予見或日進蒙或日開將刪續而是正之非敢以爲是至當不可易之說也或曰論孟之說自魏晉以來枝分

蔓錯亦浩汗已迄於我朝諸老先生然後論定由今視之至矣盡矣予之譊譊果有以甚異乎諸老先生之說邪曰予非有甚異乎諸老先生之說也然取足於諸老先生之說而中無得焉予亦不爲也訂於諸老先生之說以會其歸反於吾之心以求其實如斯而已矣程子曰解經不同處無害只大體貴相似耳此諸老先生所以教也敬以是謝予之問嘉定辛未仲冬望日天台陳耆卿序

論孟紀蒙後序 同上

予既作論孟紀蒙序倘懼學者求之汎濫而未識夫大旨也又從而推明之大旨謂何仁義是也易曰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使仁義常明則孔孟之言不必行矣孔子罕言仁而孟子兼言義夫豈苟以爲異亦各有攸當耳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天地以仁爲生物之心而人亦得之以爲心所謂五常之本大而無所不包者也惟其大而無所不包也故人罕能之而孔子亦罕言之觀當時學者之問蓋有輕其仁之心矣而孔子未嘗輕予也問仲弓則曰不知其仁問由求赤則曰不知其仁問子文文子則曰未知焉得仁極而至於顏子之好學亦止曰三月不違仁而已嗚呼使當時學者知聖人不輕予之意孜孜爲矻矻焉去人欲而還天理則仁之道可以歷階升堂而馴入於閫奧是罕言者所以深言之也雖

然孔子未言仁之爲何物也自孟子以仁爲人心而仁之道明夫明仁之道者孟子也洩仁之蘊者亦孟子也且何獨言仁併與義而言之矣孔子不言義以仁而包義也孟子兼言義以義而證仁也孟子既言夫孔子之所罕言而又言夫孔子之所不言豈其得已哉蓋以時人不知義故也告子孟子之高弟而猶以義爲外夫以義爲外非惟不知義且不知仁故孟子兼言之七篇之中多正義之說也義之說明仁之說亦明矣嗚呼學者其可不求論孟之大旨乎知仁之一言則足以悟論語之書知義之一言則足以悟孟子之書又知仁可以該義而義可以證仁則可以兼悟論語孟子書若夫舉一

而廢一隅通於此而不通於彼奚其悟學者詳之臘月朔日後序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永嘉葉適正則撰　　水心文集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於其

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祕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葢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閒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媿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為揭

棻按朱子論孟集註成於湻熙四年丁酉前賁窗之生且四年賁窗論孟紀蒙成於嘉定四年辛未後朱

子之卒且十二年而經註集證乃以孟子王子毋死

節集註所引陳氏爲質窗不亦誤哉

書錄解題赤城志四十卷陳耆卿撰前有嘉定癸未十

一月自序稱前守黃㽦命余偕陳維等纂輯會黃去匆

匆僅就未備束其稾十年矣今青社齊公碩復以命余

於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摧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

之又再屬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末有嘉定十六年

郡守齊碩跋稱碩承乏之明年命郡博姜君延集人士相

與討論而屬筆於篔窗陳君閱數月而後成書此志當

是篔窗爲慶元府教授時寶慶末召試以前所撰

四庫全書總目嘉定赤城志四十卷宋陳耆卿撰此爲

所撰台州總志以所屬臨海黃巖天台仙居寧海五縣條分件繫分十五門其曰赤城者文選孫綽天台山賦稱赤城霞起以建標李善注引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徑又引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又引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梁始置赤城郡蓋因山爲名耆卿此志即用梁郡名耳耆卿受學於葉適文章法度具有師承故敘述咸中體裁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志之前有圖十三此本乃無一圖殆傳寫者艱于繪畫久而佚之矣棻按宋氏刻本尚存九圖

赤城志序 篔窗集卷三與本志稍異今從本志

圖牒之傳尚矣今地踰萬里縣不登萬戸亦必有成書
焉矧以台爲名郡且稱輔郡縣涉千歲迭更數百守而
闕亡以詔難之歟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葢昔有守四
人嘗歷其力於斯矣如尤公袤唐公仲友李公兼類皆
掌不克就最後黃公㽦辱以命余偕陳維等纂輯焉會
黃去匆匆僅就未備也東其稾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
備而併與僅就者失之今靑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
暇逾年報政遂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摧之
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屬陳維及林表民等
採益之既具余爲論沿革詰異同劑鉅纖權雅俗凡意
所未解者特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特碑刻碑刻所不

能判者特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折之於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識典章非直爲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而書成嗟夫同是州也非可成於今不可成於昔也或曰有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概述吏道以爲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夫豈惟學哉語以圖牒非不急之尤者耶然而莫與於圖牒莫渫於簿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之所急今公之爲政也剖叢滌煩燭幽洞隱於有司所急者誠井井矣而於君子所急者尤卷卷焉用能以半載之閒紉千歲之闕增十年之未備洗數百年之因襲成四人之歷嗟夫此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

其志立則時赴之矣無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一圖牒爲然天下事皆然嘉定癸未十一月既望郡人陳耆卿序

赤城志䟦　郡守青社齊碩撰

今天下郡縣皆有紀錄台獨爲闕典問之故府則知前乎此者蓋嘗會稡而疎略未備也碩承乏之初固竊有志而事力有所未暇越明年歲以稔告郡家粗可支吾於是命郡博姜君延集人士相與討論而屬筆於貳倅陳君閱數月而後成書吾州在浙左爲佳郡讀孫興公一賦則知山川之美實甲東南况自晉唐至今前後良組於此多一時名勝士至於騷人墨客搜奇抉秀皆班

班可考然則是書之作豈特可以補職方氏之闕雖山川人物亦將由是而發揚呈露於天壤間其爲益於台也深矣嘉定十六年郡守青社齊碩書

重刻嘉定赤城志序　臨海宋世犖確山撰　節錄

台郡有志自宋陳篔窗耆卿赤城志始積十數年參考之功綴千百載闕遺之蹟詞旨博贍筆法精嚴稱傑構焉明宏治間謝方石祭酒鐸嘗重梓之版已散佚戊寅官陝中有台州叢書之役此冊適在篋笥亟付棗梨嘉慶廿三年嘉平十日

趙希弁讀書附志篔窗先生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右陳耆卿字壽老之文也壽老台之臨海人初集葉

水心爲之序吳子良併刻于江西漕司于中沂邸牋表爲多

四庫全書總目篔窗集十卷宋陳耆卿撰考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云葉適汲引後進以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耆卿卽傾倒付屬之時士論猶未厭適舉東坡太息一篇爲證謂他日終當論定其後幾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耆卿卓然爲學者所宗又云耆卿四六理趣深而光焰長以文人之筆藻立儒者之典型合歐蘇王爲一家適深歎賞之校以適所作耆卿集序稱許甚至知子良所言爲不誣謝鐸赤城新志亦稱其文疆埸甚寬而步武甚的惟車若水爲耆卿弟子所著腳氣

集則曰予登質窗先生門方逾弱冠荆溪吳明輔先從質窗已登科相與作爲新樣古文每一篇出交相訶俊以爲文章有格歸呈先祖乃不悅私意謂先祖八十有餘必是老拙曉不得文字顧首顧尾有開有架且造語俊爽皆與老拙不合也既而先祖與質窗皆即世吾始思六經不如此韓文不如此歐蘇不如此始知其非云云其持論獨異今觀其集雖當南渡後文體衰弱之餘未能盡除積習然其縱横馳驟而一歸之於法度實有灝氣行乎其間非嘽緩之音所可比宜其與適代興矣讀書附志載所著質窗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已不著錄世亦久無傳本今

從永樂大典中採掇會稡其得文一百三十一篇詩三十八篇詞四篇中如林下偶談所稱代謝希孟上錢相啟游仲鴻謚議之類均已亡闕葢所存僅十之一二矣謹釐正譌舛錄爲十卷俾不終就湮沒其葉適吳子良序跋及耆鄉自序仍錄置前後庶有以考見其大略焉

棻按脚氣集所云相與作爲新樣古文乃玉峰謂已與同門作文也每一篇出交相訣佞謂同門譽已之文也今節去同門初不平久方浹洽等句則似質窗與明輔相與作文交相訣佞矣殊失本意讀者詳之

質窗初集自序

予八九歲學屬文十二入鄉校先生長者以其粗工舉

業亟進之他末之學也已而杜門銜恤去秋賦遠甚始得專其力於古今如登崑崙璆琳珩璜爛目萬狀欲與之敵而應答不暇於是知作文之難詩詠性情非有感觸不作他文雖强作亦不多見四六之浮至於家舉變而入稷契讀之欲嘅予心病焉曾四五郡俟逋以騰翰爲屬辭不獲命涉筆無休時今數之不啻千百矣予三十五竊末第人視之未爲甚暮然老態先白臥病日十九或謂予技癢役其形而然予思之誠是也獨以疇昔勞瘁不忍付之埃土擇其粗可予懷者錄藏之今而後當涵浸乎義理之學詞章之習不惟不敢亦不暇姑志吾過以諗來者嘉定六年寒食節陳耆卿序

王詠霓曰按先生登嘉定七年進士此敘作於六年

而有年三十五竊末第之語則六年字誤也當作九

年

棻按此序當作於嘉定十四年質窗年四十二方去

青田主簿升慶元府教授家居待補時也觀吳子良

跋稱初集三十卷皆先生四十歲以前作知此序必

在四十歲以後矣草書十四兩字連書頗近六字因

而致誤耳

題陳壽老文集後　永嘉葉適正則撰　水心文集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

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

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
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
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
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
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耆卿之作馳騁羣言特立新意險
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覩蓋未易以常情
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
脫模擬之習徒爲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
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緜涉既多
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緯經句
等膏潤枯筆之後安徐審步之末若是則薦之郊廟而

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貴其所與毋爲易得遐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棨按此文又見赤城集與水心集同考質窗集卷首作葉適序節去君必勉之句又脫今陳君至巧不入浮五句文字異者十餘當據此補正

質窗初集跋　臨海吳子良明輔撰

爲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東之以法質窗先生探周程之旨趣貫歐曾之脈絡非徒工於文者也余將指淮東欲盡出先生文以啟來者甫命工以他役去乃屬海陵謝令範鋟初集三十卷葢先生四十歲以前之作也雄奇勁正已如此後此者爲續集理研之而益精氣培之而益厚法操之而益嚴惜未及并鐫之向

俟他日云淳祐癸卯上元日荆溪吳子良謹跋

篔窗續集序　同上

文有統緒有氣脈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元作脈誤）旁出者無與也氣脈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脈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无咎無已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參洙泗近探伊洛沈涵淵微恢拓廣大固已下視筆墨町畦矣及夫滿而出

之則波浩渺而濤起伏麓秀鬱而峰峻嶒尸管攝而樞運轉輿衛設而冠冕雍容其奇也非怪其麗也非靡其密也不亂其疎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歐蘇曾之間疆埸甚寬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呂公不及見而葉公晚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卷貧窗初集若干卷以爲學游謝而文晁張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援筆死屬焉而曰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壽老四十年矣葉公既没貧窗之文遂巋然爲世宗盍其統緒正而氣脈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爲二呂公病其然思融會之故呂公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精妙卓特備

天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無虛設者壽老一見亦奮躍策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脈厚者又豈直文而已余十六從貧窗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屬貧窗者屬予也倩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貧窗初集既以鋟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鋟之豫章使夫統緒氣脈之傳來者尚有考也吳子良序

贈詩

送陳壽老　永嘉葉適正則撰　水心文集

天台鴈蕩車接軫青田又促半潮近冠巖帶壑無俗情秋榦春荑競時蓋老窮望絕華軒過其誰幽尋穿薜蘿更抽奇筆向雲射破的疊中千駕鶩古今文人不多出

元祐惟四建安七姓與天道亦得聞伊洛尋源未爲失
闔風招手游太玄麻頭制尾中興年黃金鑄印肯輕佩
定把堯舜陳王前我家磬懸仰見斗簸君紅旗魑魅走
蕊房焰短夜苦長尊高冰深去無鄉

遺文

論錢楮疏 歷代名臣奏議下同

宋寧宗時青田縣主簿陳耆卿上奏曰臣聞錢猶母也楮猶子也母子所以相權也不可重子而輕母也夫有錢而後有楮其楮益多則其錢益甚甚則稱提之說興焉厥今在朝在野日夜講畫而奉行者非稱提不急也而未嘗有言及錢者楮日多錢日少禁楮之折閱者

日嚴而禁錢之漏泄者日寬夫非果寬也寬於大而獨嚴於小則雖謂之寬可也闤闠之間有腰百金以出者吏卒已目送之積而至於數百則攟摭之鞭笞之矣高檣巨舶出沒江海有豪家窟穴其中則人不敢仰視間能捐毫末以餌邏卒則如履康莊矣若是者不知幾數百耶夫豪家之弊猶可言也富商之弊不可言也豪家泄之於近而富商泄之於遠泄於近則猶在中國也泄於遠則轉及外夷而不可復返矣稽諸令甲動合坐死今死者幾人邪夫一金之鑄其為費不啻數金一金之博易其為利亦不啻數金朝廷常以數金之費而為富商媒數金之利錢既日耗則其命遂歸於楮其弊遂積

於楮而上下之間遂一切併力於楮不知楮之所以難行者不獨以楮之多而亦正以錢之少也存者既少藏者愈牢故雖以重法欲散出之彼將曰吾之錢吾所自有吾所藏也彼以中國之所有而散之夷狄上之不禁而何以告我爲哉是故家可空身可辱而其心不可服盍亦反其本乎故臣以爲今日之務不專在於稱提楮幣又在於稱提銅錢也蓋今銅錢之法大率犯者罰輕而捕者賞輕犯者罰輕則人易爲姦捕者賞輕則吏不盡力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攸司嚴漏泄之憲優掩獲之典其捕至若干者特與附類獲盜改秩以風厲之庶幾各務罄竭以從上之令誠使錢不甚荒則楮不偏勝此

稱提本務也惟陛下赦其愚

論和糴疏

書卿又奏曰臣聞豐歉在天而制其豐歉者在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此古人事不可施於今日矣倣其意而行之莫如和糴和糴將以利民也而民或以爲害是可不詳其故哉夫有粟者之欲錢猶有錢者之欲粟也彼旣欲之則惟恐和糴之不行爾而乃以爲害者非其憯於事情而然有由也夫民與民爲市此其所樂也民與官爲市此其所畏也畏官而復虐於官故與閉戶以失利毋寧傾囷以買害市之價增官之價減一害也市無斛面而官有斛面二害也市

以一人操概量無他費焉而官之監臨者多誅求者無藝三害也市先得錢而官先概粟有偵伺之苦有錢陌不足之弊四害也四害不去故凶年未見其利而豐年已罹其擾是豈和糴之不可行哉名雖爲和實則强之也比歲郡國之間閭苦水潦而亦多以稔告民得粟卽飽未暇爲飢饉謀也朝廷降度牒以收糴此意甚溥臣亦預在犇走一人之數奉行惟謹區區愚慮猶恐所在州縣未能痛戢吏姦萬一如前四害之陳則其關繫邦本不輕而重而況邊備方殷積粟實塞之策尤今所急隄防貴密計慮貴精誠宜播告有司每遇收糴則必增其價而先予之錢蠲其斛面而俾自操其概量吏有騷

動取贏者必寘于罰如是則雖一日萬斛彼將樂趍之不暇裕民實邊二責併塞失今不圖後將愈難惟陛下財幸

代上請用人聽言劄子 按赤城論諫錄題作代上殿奏劄

臣聞天下非大敝極壞之足憂而小康之可懼孟軻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夫同一閒暇爾聖主乘之則自修庸主乘之則自肆果自肆也雖大治且不保況小康哉臣仰惟皇帝陛下兢業勤儉配古帝王踐阼二十有三年而更化且七年矣 棨按寧宗於紹熙甲寅踐阼至嘉定九年丙子適得二十三年七當作九 曩時權姦內蝕 謂韓侂胄 据我乾斷

今無之曩時僭叛外訌謂吳曦撓我坤維今無之曩時寇盜起於南芟鋤不息今無之曩時戎狄亂於北拏結不解今無之人孰不曰此閒暇時也陛下亦嘗思之乎昔之於敵也惟憂其不亡而今也反憂其亡憂其不亡者恐其盛而與吾角也憂其亡者恐其餘息忽盡而有崛起者之爲吾鄰也然則外若閒暇而中有隱憂之勢焉及是時而自肆可乎臣之所以告陛下者非止曰蒐兵選將高城深池以爲備禦策也自治一語今爲書生常談而自古聖賢未有能舍是以躋於理者要其大較曰用人聽言而已用人如資耳目股肱聽言如通脈絡脈絡壅底則股肱耳目有作而不隨之勢自更化以來求

言凡幾進言凡幾去歲小大廷紳慷慨激烈爭言時政
或以爲指斥太過臣曰未害也惟聖主爲能受盡言言
之是可爲國家福言之非可爲國家賀賀者非賀其言
之已甚賀其言之雖甚而上之人能來之且容之也雖
然其甚者宜容也其切且當者不當止於能容或謂陛
下不酌可否概而容之聖度雖寬物望未愜夫亦於羣
臣奏對之閒擇其稍可行者次第施設以收士大夫之
心可也至若用人一事陛下與二三大臣權衡於上誕
開公道痛絕私謁有德者用之有才者亦用之正與翕
受敷施同一軌轍而上之意向難測下之體認易偏用
一精明之吏則有以苛察迎之者矣用一剛強之吏則

有以峻刻迎之者矣用一能理財之吏則有以聚斂迎之者矣見影疑形見葉疑根上未必有是而下不以爲無是此又公朝所宜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更與二三大臣籌度仍降睿旨布告中外俾知所以招徠讜直獎用忠厚之意庶幾上而朝廷下而郡國莫不曉然向方以惟上之聽脈絡既通耳目股肱既運元氣既固夷狄盗客邪耳惟陛下亟圖之

顏子論

學貴實心貴虛不虛則不實矣是故學者必有所不受而後可以大受鑑之明也惟其不受塵也惟其不受塵故能受物之照不然則既染於物若之何受物哉學者

之從聖人亦欲受斯道也游處并合非道不親請問辨說非道不陳探玩修爲非道不思不行夫豈不欲受斯道而卒又莫之受何也其中先有所受故也夫子道之至也顏子受道之至者也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是顏子能受斯道矣夫諸子之在聖門其問聖人者比肩其受教於聖人者比肩非不簡易明白也而或疑或辨或慍或譏故雖以聖人加意甄陶畢力鼓鑄猶有未喻者焉顏子獨何爲而終日不違又何爲而無所不悅耶此非顏子之自異於諸子也諸子之心不虛而顏子之心虛也夫心本至虛而有欲則不虛顏子之虛本於克克則無欲無欲則虛虛

則見天是故夫子以天授顏子以天受形神交映骨脈俱融宜其終日不違而無所不悅也諸子非不欲悅也不能也顏子非有心於悅也不期悅而自悅也夫豈必言而後悅未言之前固已悅矣未言悅其道既言悅其言故顏子之於聖人可以言而亦可以無言也夫其所以至此者皆自其心之虛者得之不虛則方寸之內皆私欲也吾困於私欲不暇而何暇於道嗟夫私欲之難去久矣非必貨財聲色而後為私也以善視之以善為之而不能不倚於偏亦私而已矣故為惡之私易見而為善之私難知孔門之中不以窮達累志者罕矣由求之徒既不能不用賢如閔子則又以不用為高惟顏子

不然用則行而舍則藏焉耳夫必於行者私也必於藏者亦私也顏子之心無私故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惟其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其藏也非隘其行也非肆此顏子所以幾於夫子而閔子所以不若顏子也夫其斂形抱影於陋巷之閒自樂疑若無此世矣爲邦之問何勤如焉然則陋巷之閒未嘗無高宮廣廈也此顏子之所以幾於天也天下之以陋巷觀顏子多矣不以陋巷觀顏子者顏子之徒也

曾子論

悟道者以眞見體道者以眞力力之至而見不與之俱是有四肢而無目也見之至而力爲之憊是有目而無

四肢也雖然人以目爲見而不能見乎目之所不見人以四肢爲力而不能力乎四肢之所不力夫是以必貴於眞見而且貴於眞力也夫眞力養於百年者也眞見發於一朝者也豈惟一朝雖一噓吸之閒可也豈惟百年雖與天地相終始可也世人知悟道之難而不知體道之不易以其所謂得於一噓吸者爲妙而於天地相終始之說則闊闊焉夫是以崇見而黜力力之不勝而見亦錮矣忠恕者曾子之眞見也弘毅者曾子之眞力也夫曾子以一唯而代萬夫之贊說則其見亦卓矣何懼乎學之不竟而徒致其力哉吁此曾子之所以爲善學而獨得乎聖人之髓者也曾子嘗曰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忠恕者曾子之所知而弘毅
者所以行之也弘毅之不足力之不至則雖以曾子能
無憂乎故曰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不死則不已也
非所謂與天地相終始者歟葢天下之大而難致者莫
如仁而其近且易入者莫如孝曾子以孝行仁者也所
謂本立而道生者也於是求之可以爲近矣而猶曰遠
焉猶曰死而後已焉則學之不如曾子者其可以已乎
見之未及乎曾子者其可以已乎嗚呼使賛猶未易吾
知其猶未已矣使手足而未啟吾知其猶未已矣賛已
易矣手足已啟矣從而已之無愧也雖然曾子可已也
曾子之道不可以已也後曾子者能爲曾子之孝則曾

子常在目矣能爲曾子之弘毅則曾子亦常在目矣聖門諸子之末流皆未免有弊而惟曾子獨無弊得不以眞見眞力也哉或曰以曾子之力較之顏子則何如曰旣竭吾才則顏子亦嘗用力矣然顏子之力施之未有見之初曾子之力則持之旣有見之後也是故未見卓爾則顏子之力可施旣見卓爾則顏子之力不可施非不可施也施之之至而將造於不施之地也若曾子則無時而不施矣其所以然則以見之未及顏子故也此所以操之執之期於死而無斁歟曾子始終用力者也顏子始用力者也孔子不假力者也學者未能如孔則學顏可也未能如顏則學曾可也

朋黨論

昔讀魯論至君子小人和同周比之際未嘗不太息也和近於同然和有安輯之意焉同則迎合而已爾周近於比然周有普徧之意焉比則阿黨而已爾果若是易有比有同人何也曰聖人非惡於同與比也惡其苟也夫均爲同與比而所以爲同與比者不齊焉是故同于門則无咎同于郊則无悔而同于宗則吝比自內則貞吉外比之亦貞吉而比之无首則凶然則同與比未可盡黜也世或因魯論之語而盡黜之繫易非孔子乎昔九官相遜而至於四岳薦鯀則弗成（棻按薦鯀在堯時九官在舜時事隔四十年不宜合說）三千臣惟一心而至於周公與召公則不悅

天下不以四岳爲同且比亦不以召公爲不能同且比夫以岳比鯀誠不可也以召公比周公何不可者而莫之比何也至後世而朋黨之事起小則亡身而甚則亡其國其所謂同與比者非徒雜乎大易之所許而已純乎魯論之所嫉矣無望其爲周公召公而視四岳之與鯀又大有逕庭矣吾不知曰同曰比曰朋黨是三者其果異邪抑名異而實相近邪由後世觀之朋黨非矣而前輩又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但當去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按此歐陽永叔之說此又何也日者抗疏之臣憫士大夫心術議論之偏而預爲吾國之慮亟聞宸扆求風厲一新之且曰仇隙既開將成黨與至哉斯言蓋

欲折木於萌芽而障隄於涓滴也然吾有疑焉惡於黨者謂其各務立異以求勝也然事難苟異亦難苟同今將絕其立異之私則必流爲苟同之習異則一是一非猶有擇焉同則無是無非愈難執焉夫至理如圓鏡其不明者有以翳之也去其翳則明矣然則所以爲至理之翳者非私乎但絕其私而毋較其異同庶幾與古聖賢之言合矣

周亞夫申屠嘉論

讀周亞夫傳見文帝所以重將之權讀申屠嘉傳見文帝所以重相之權將相之尊次天子將相不重則天子亦輕此投鼠忌器之說也夫以堂堂天子之尊一入軍

門而使之按轡徐行無異臣僕寵一私昵誰敢與君抗而摧拉困挫瀕於死而後釋之人皆以爲二子之難葢不知文帝之所以爲難爾有文帝則足以容二子無文帝則二子雖欲爲二子而不能夫文帝非不能自尊而卑將相也顧其所以尊將相者乃所以尊己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惟其謙故有尊而光之理惟其卑故有不可踰之理世謂文帝之治尚寬不知其振舉朝綱尊强國體精釆凜然銷姦褫惡葢有合於乾德之剛而非懈怠縱弛以爲寬者也景帝見識不明故疑心一開大臣不得展手伸足文帝任亞夫則景帝殺亞夫文帝任嘉則景帝亦殺嘉二子在文帝時如在天池在

景帝時如在樊罟非二子前後相反時使然也景帝之待二子誠失矣而二子亦有以致之大凡氣强無學慮直少謀未必不爲身患宰相職業以格心爲主不以矯激亢訐爲功以景帝之忌刻二子無以化導融液之而與力爭於事爲之末則亦宜其扞格而不終也況夫取簪之傲未免以私情而虧公禮悔不先斬錯之説又未免以小忿而忘大敬嗚呼已伸者難屈已亢者難下景帝之不能容亦文帝之能容有以致之耳蓋惟二子得容於文帝而遂以其事文帝者事景帝其氣益張不可收斂則其死宜矣觀此不獨見文景二君體貌大臣之輕重而亞夫嘉之相業可以夷考矣

代送學子趙通之之娶女序按原脱下之字今補

余有天下德厚而澤遐施于金枝繁暢滋殖非徒富貴之且稔於教以故誦詩讀書與韋布之士敵盛莫盛於台黃巖其别有二曰江北曰西橋其父兄類以道德性命之學名家子弟油油翼翼奉家學惟謹誦讀之勞又有非韋布所及者余非獨慶諸趙之昌又以見聖朝之化訓本支者長也獨自恨寡陋生其里而不接其人私竊以爲媿戊辰春柱門家食忽有以書幣來者乃江北趙招余以館也余欣然從之入其塾乃得親承其父兄而熟交其子弟所見過所聞通之於子弟行爲最長穎悟絶人余所愛重也與之處相得驩甚不數月侍其父

皆娶女且來告別余因語之曰人之學不惟其地惟其志令夫爲人子弟而不遇賢父兄可歎也子之父兄賢矣遇賢父兄而已無美質可至於學可歎也子之質美而可至於學矣夫有賢父兄又有美質可至於學能充其志焉則何向不成娶女多師友往而參之必有以啟發子用是率仲及季鞭策於久大則爲不虛其美質者也不媿其賢父兄者也不負余之所愛重者也修塗犯暑願加護

送徐山序

徐君山來自永嘉示予諸公詩詩言其談五星甚美問之則予黃巖人也不遇之同里而遇之異鄉予亦陋矣

君徵予詩會子充護筆此紙未知重會在何處貴者之難逢未若賢者之不易值也稠熱萬里眼光掀電或有賢而貴者其告我也哉

習齋記

俞材叔以唯名齋請記於予予曰甚矣子之慕曾子也慕曾子則可遽欲爲曾子之唯則不可請更曰習習亦曾子語也夫口耳之學聖賢賤之然未有不由口耳而能心詣者也有聞則有傳有傳則有習有習則有悟唯者悟之極也而起于習未習而學唯猶未步而學走躐且殆矣夫曾子之所謂習者莫得聞矣吾爲子遐想而言之溜能穿石一暴不勝十寒是非學之說也學之理

在是也有斷有續雖智不足無久無初雖拙有餘子而有志於斯則當吐吞乎理義之淵耕鋤乎忠信之圃得於耳習於心得於心習於事得於旦暮習於歲月不獨對聖賢之書而習雖起居飲食亦習也不獨對父兄而習雖對臧獲語亦習也習熟則理順理順則心明豁然大通八荒在牖其視聖人之言雪消冰泮何假問難人謂曾子一唯超出學者畦逕不知其自習中來也子誦魯論二十篇其首語云何

畏齋記

畏齋者錢沆少初讀書之室也少初讀書自魯論始得三畏之說欲終身焉且以名其齋名齋匪難也求無媿

此名難哉夫畏天德之戶也人無所畏則何事不可為
三畏畏之大者也其中又有大者焉莫大於天命天命
者天所賦之正理也天以是理賦人人以得是理而為
人一息不存則障其天閼其性名雖為人而實無以遠
於禽獸故君子畏之且天理不在遠四端五常之道其
大者也縷而計之則一語默必有天一動作必有天知
其為天則人慾無時而得肆矣不知其為天則人慾無
時而不肆矣故人知有轟然之雷霆而不知其有隱然
者焉隱然者理而轟然者特形聲爾夫小人之無忌憚
者雖雷霆未必畏也知畏者雖無雷霆亦畏也大學之
道貴於謹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然則

少初之畏不必衣冠佩玉坐此齋然後見一出焉一入焉藏修而游息焉澄其心君靜其志帥避欲如避仇去邪如去囚是心常若天之臨乎其前而旋乎其側則語默動作咸有軌度積之而久則清明在躬左右逢原泮奐優游無入而不自得葢天理本非强人之物所謂畏者亦非終於焦勞惴縮而已也少初公台子脫略富貴而欲從事於斯可謂有志也已能充其志則聖賢可以馴致不然則未免爲鄉人少初勉之

暗室記

陳子之居卑且隘其東有塾方丈潔而幽完而不華陳子愛之迺朝夕於斯焉然牖外則垣垣外則塗塗去垣

咫尺垣與牖亦如之故局塞黝蔽不足以照日因遂牓曰暗室客有過而笑者曰陋哉子乎小人有居必依高明子獨為暗之託耶陳子曰不然夫暗之名一而子與予之見不同如子所見暗可忽也如予所見暗可畏也詩云相在爾室尙不媿于屋漏記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夫屋漏之媿未流於里巷不覩不聞之非懸來自於人之耳目而古人憂之正以易矯者明而難克者暗也暗之禍人亦巧矣君子居暗而懼小人居暗而肆予之為此室也不學肆而學懼也果學懼則無惡於暗是故愈暗則愈懼愈懼則愈思愈思則愈修閉戶而訟過深居而味道焚香而友古人萬有一

獲則暗之功也子乃以爲可忽也哉雖然室無明暗明暗在心心之明邪室暗不暗心之暗邪室明不明此又一說子其擇之客退陳子次答問語書於壁以爲記

上水心先生書

十月五日迪功郎處州青田主簿陳耆卿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崇福待制侍郎先生閣下耆卿聞道之在人猶日月之在天有晦有明而未始有泯滅也何也晦明者日月之光也人能以光見日月也而不能以光盡日月也故晦與明百千萬變不能損益乎日月之一毫道之有晦明非道也亦道之光也庸人之於道猶行者之於日月也行者一息不見日月則瞽其目矣庸人一日

不見道則瞀其心矣詩書易春秋孔子發源之書也其所謂仁昉於易之元其所謂誠昉於易之无妄其所謂造端乎夫婦昉於詩之二南其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昉於書之堯典其所謂羞桓文而黜管晏昉於春秋遂尊王經種子也四書藝之以為穀者也經麴糵也四書釀之以為醪者也茹穀而思種子之功酌醪而思麴糵之美此所以為善飲食者也今六合之士倀倀然其無所之者指先生之門以為戶牖拾先生之咳吐以為八珍大饗也者鄉起山林中不敢自絕於斯道竊闚先生之學千載一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賴以勿替噓吸太極轇轕三元駕風鞭霆斡乾轉坤闔所

著述有日習學記言者天下學子爭師誦之期與古聖賢同一不朽而耆卿則未也今日之來惟提耳以告焉

答王君葵松書

七月二十四日天台陳耆卿頓首復書祕省王君足下曩辱惠顧猝猝不及款繼奉手墨示以經史訓說二篇勤甚厚甚觀足下之用心大槪欲刋落葩蔓而從事於本根之學又懼其力不勝從有志者問津焉而耆卿非其人也讀甫半病暍在告故未得一一攷繹以附見其愚方憮然媿而來書復在門矣何足下訪我之惓惓而耆卿報之獨徐徐邪然此非本心也義理之學至矣或者求之愈高故去之愈遠要之主宰在心而其用散於

天地人物日用常行之間逐於外而不反諸心者非也以爲心最微妙而一切障塞其外者尤非也止吾所止物各付物終日酬酢而若未嘗酬酢者焉夫是之謂善用心大學曰定而後能靜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足下之學蓋欲進此所謂通天地制事物而不遺之語亦識有察於是而自曰初見其可守久乃泊無一物則毋乃察之雖明而疑之復甚歟夫心固無一物也而萬物之所宗焉物有萬理理具于心古之人謂之心君謂之心官蓋必有所總攝於此而非泊然蕩然之謂也人必有是心也豈曰任其自爲出入而無所用吾力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操則存舍則亡

操即守也若曰無物可守則操存之功何所措特所謂守者非曰守物守此理爾堯舜禹之執中是也來書又曰不用力則紛擾而失其統欲日夜用力則一毫無所加益味此四語益見足下切問近思之意然亦未察於勿忘勿助長之論而已所謂用力者豈是欲加益乎此理哉欲加益則是欲助長也助長之患勝於忘太用力之弊甚於不用力其要莫若主敬敬立則守固矣披閱苟日姑據所聞以對更幸詳之不宣耆卿頓首

上樓內翰書

月日具位耆卿再拜獻書國史侍讀內翰執事某竊以炎於天地間爲物最鉅放之則橫八極斥四海充塞乎

宇宙之外裔之則入秋毫卷一握揜閎乎壓坱之內抗之則翻沆瀣披鴻濛引星辰而上也抑之則洞山嶽達河漢決土壤而下也其淸也則澄波月明寒松露滴孤鶴唳空驚鴻叫夕乙乙冥冥韻韶武而雜咸英也其壯也則崩濤裂山猝飈摺石雷車響空鐵騎臨敵震震慄慄絕甬道而赴趙壁也其慘然而思也則荒域悲風空山暮景遠客懷歸孤嫠弔影戚戚悽悽歌楚些而賦湘纍也其薰然而和也則春來東郊氣回寒谷發秀山川敷榮草木欣欣懌懌登春臺而歌壽域也窅窅乎其深而彰彰乎其明也愔愔乎其古而肅肅乎其澤也倏幽而忽彰騄距而遠細恍乎其不可名也遠能見之近晦

能揭之著泛乎其不可形也是非文之體歟論文之至六經爲至經者道之所寓也故經以載道文以飾經文近則經弗傳經弗傳而道何存也書之質詩之變易之動禮之宜樂之和春秋之嚴葢與天地均闔闢與日月爭光明優優乎大哉必如是而後爲天下之至文也已子思氏得之而中庸孟軻氏得之而醇屈原得之而幽莊周得之而博降是則有太史公之潔賈生之明相如之富揚雄之雅班固之典韓愈之閎深柳宗元之健元結之約李白之逸杜甫之工門庭軌轍不能一概某少小讀書猥欲以文詞自命每一篇出同流歎譽之頗亦自以爲不可及也年來悔悟懲創又自謂其可厭返求

之六經又求之諸子既久爽然自失如向之學乃時文之學而非六經諸子之學也更以六經諸子涵泳演繹蚤夜不懈既久乃覺其胸中與曩者異把筆行墨稍洋洋然視時文之學或自謂遠過之矣然已以爲然而人則不謂然退之云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然則怪之者是歟怪於人者是歟以怪者爲是則稱意不足道也以怪於人者爲是則愈怪愈可賀也有一時之毀譽有千載之是非君子常懼夫千載之非不懼夫一時之毀使可以耀生前而不可以垂死後君子不由也又況天下之文章苟合乎古必不合乎今合乎今必不合乎古學者其求合於今乎其求合於古乎某

佩執事之盛名四十年矣恨未得一望顏色以快此生去秋忽有以骫骳之文呈於堂下者執事實愛賞之以爲近於古人之文夫古人之文人之棄也而執事顧有取焉將使世俗移其所以議某者而議執事某之歸感宜何如哉不遠十里俯伏於門益欲略敘此以祈一言之誨庶或有所持循以幾乎道而執事私淑之名善誘之功亦昭灼於無窮顧不韙歟昔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退之嘉其志作師說以貽之故退之之名與泰山北斗等高大某也年遠過蟠才不逮蟠而志則蟠之志也執事自許宜不在退之下執事其裁之不宣某再拜

上蔡侍郎書

正月吉日天台陳耆卿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詔使寶學直院侍郎閣下耆卿聞天之生物一也而有媺惡焉有貴賤焉媺而貴者生之甚難而去之則甚易也惡而賤者生之甚易而去之則甚難也故人之愛惜奇花如護寶玉而常有風雨霜露之憂至於野草之不根則隨剗隨植今日凋瘁而明日翹秀矣此君子小人之喻而有國者之所兢兢也夫天之生君子必間氣磅礴而後一見焉其難非止如奇花也而為君子者守道不阿去之又甚易也人之愛護之非止如寶玉也人之忌嫉排擯之又甚於風雨霜露之慘也夫以間氣之珍負守道之節生之既難去之復易以愛者之勤而又不足以勝

忌嫉排擯者之酷君子之自立於世其難矣哉人以爲難也而君子處之固易也其心以爲天之所以予我者貴矣而其所以自貴者在我抗而上之吾自若也抑而下之吾亦自若也故其窮達禍福不足以爲一身之休戚而常足以爲一世之輕重聞其進於朝則躍然而喜聞其退於野則慘然而悲聞其有所施設而獲遂也則以爲天下賀聞其有所扞格而不得騁也則以爲生民之寡祐而治世之難於接踵也夫爲君子者豈以聲音笑貌買人之悅己而得此哉光芒之注射風聲之披拂鼓一世而樂趨之雖萬里之遐千歲之久而人之所以歆豔慕用之者不膠漆而固也耆卿兒童時即知閣下

以光明瑰瑋之文雷霆六合其咳唾珠璧朝落京師而暮傳嶺海以視漢賈洛陽未知其孰後孰先也已而閣下位日尊名日高而人之歆豔慕用者望而難即益所以屹然砥柱於六世者德業行義動皆範模而耆卿向日之所聞者特其文爾夫古之文非綴輯絺繪之謂也必有根株醞釀豐碩而後葩藻蔚然隨之使徒以糟粕眩世而索之則窮推之則敗此流俗之文而非閣下所貴也閣下正而非固和而不流其未更化也未嘗見其少貶於宵人之黨也其既更化也又未嘗見其苟同於君子之徒也進而從橐退而帥閫又退而祠庭卷舒闔闢如機之旋而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雖使小人之折

於忌嫉排擯者欲摘其白璧之瑕以肆其毒而卒無間可入焉此耆卿之所以願見下風而再拜以頌也夫其在從槖也人曰不久可以大用而澤四海也其在帥閫也人曰不四海而一道澤未徧也其在祠庭也人曰一道已狹矣而又蟠屈於家吾未知君相意也雖然天而未欲行道則已果欲行道也其召之未晚也今果召矣則又曰天果欲行道矣向之所謂大用而澤四海者今有其日矣某利某害某可某否閤下之方寸當自有權衡焉此耆卿之所以願見下風而再拜以請也耆卿少之時但知有舉子業旣不利則棄之而學為古文鍛鍊鐫磨不底於詰屈聱牙則不止已而自厭則又棄之惟

欲浸灌乎仁義之淵菑畬於忠信之田窮經汲古以終天年而世俗之所謂得喪榮辱者曾不芥蔕懷抱矣晚竊末第邂逅入覲始得俯伏道左以吐所懷行或使之此豈可謂其非天哉平生著述頗多筆札未盡具詩文一編姑以藉手閤下儻有意教之當嗣此以進也不宣

耆卿再拜

策問　四道錄一

問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自昔聖賢轉相授受以標的萬世非不能運奇於常智之外而終不敢也蓋以釐黍之過卽尋丈之謬異端曲學初亦學聖人而其終每每冰炭矣未必皆不及之弊亦多有過之者爾堯舜禹曰

執中所謂精一者執之之方也湯亦執中而不曰精一湯果何道而執之邪至於箕子則不言中而言極至於孔子則既言中而又言庸至於子思則既言中庸又言中和極與中固無異旨言中而又言庸者豈以中之一字爲未盡又必繼之以庸邪言中庸而又言中和者豈以庸之一字爲未備而必易之以和邪或曰以義理言之則曰中庸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果若是則天下之義理安有出於性情之外者而必易庸爲和何也既而言君子時中則非惟不言和且不言庸矣豈中足以該庸庸不足以該中邪時之一字最善名狀天地聖人同此而已知執之說而不知時之義則有非所當執而執

者是故有以用鯀為中有以殛之而為中有以封管蔡為中有以誅之而為中此時也知所謂時則雖有不盡孰者而亦無害其為善孰矣不然則子莫執中宜足以上繼堯舜禹而孟子非之得非同其執而不同其所以執邪洪惟皇上聰明慈儉淵懿沖默凡所以根諸宮庭枝葉諸海㝢者固未嘗有過不及之處屬者建議之臣恭耳聖訓而竊窺聖心深以為有得於精一之傳執兩端而用中之旨至論令日治效之未古則終歸於力行之論蓋中者理也力行者誠也固嘗反覆子思之書實綱領於誠之一字夫自形則著衍而達之明動變化之詳自不息則久充而極之悠久博厚高明之盛皆力行

之功用也故論其極可與天地參而何治效之足云哉然則吾皇之心非短於誠也而廷臣猶以爲獻其過計耶抑所以運量而恢廣之者宜有良藥耶諸君其併考堯舜禹以來執中之説擇其切者以對且言今日力行其何所從始有司將別白以聞焉

題雪巢贈林逢吉詩

雪巢詩芬薌一世其故舊老蒼如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楊待制廷秀洎一時名勝皆拱手側足立門庭可謂高矣晚友逢吉顧莫逆驩甚前修肝膽相投冰泮水落豈論夫輩行之先後年齡之稱壯哉余曩觀逢吉詩如柳逗午風花肥春雨使人依依不舍今讀此老所贈

句知根蔕有自來矣因閱諸公跋語隨喜讚歎陳耆卿題

祭先妣文

維嘉定三年歲次庚午五月戊子朔十有八日乙巳耆卿謹以家饌致祭于亡母孺人姚氏之靈嗚呼吾母其眞死邪蓋棺七日無容無聲吾母其眞死矣吾家世儒薄生理母歸田無三十畝老屋數閒不任風雨吾母一力經紀之左手嬰孩右手紡績下至米鹽靡密之事亦率頓忘食蓋吾先人性耽書口不道家有無其所以至今僅給則實惟母力姻黨盡能言之也丁巳秋先人郎世母寡居于時女兄年已及笄長妹亦鬖鬖次則病瘠

其季猶少也藐然一子則又病瀕于死過者見之知其百無以堪吾母含淚摩挲卒得活我且漸謀昏嫁事中閒多故又有莫之勝說者吾母雅無病苦自是亦抱氣疾二年而不平人曰男女債未償而然母亦曰誠然也經之營之亦盡出母心力其後二壻拜于堂上婦亦入門人謂可以漸閒然勞猶昔也嗚呼吾尚忍言之邪自惟不孝無以榮其親然有區區烏鳥之情不能忘去私謂生苟不達儻得與母蔬飯而嬉少酬其平昔之勞則志願畢矣雖母之所以自期者亦然也嗚呼吾母孰謂其至是邪天不祐善邪豈造物者以予不孝而降此毒戾邪抑母所以役其神者過而脆弱之質自不能久於

世邪繼自今吾疇依邪家道誰治邪手澤滿前種種皆
血吾亦何以生爲邪未病之四旬得孫津津甚喜中夜
隆寒起視之至再三焉告母少休勿聽也嗚呼繼自今
孫雖唬號吾母其聞之邪惟我母子相與爲命三十有
一年子不敢一日捨母而遠遊母不肯一日不見子而
食母病八月吾八月在牀亦謂母勿藥而康庸詎知晨
出暮歸則母已不能語也邪嗚呼痛哉未病時意嘗不
滿閒或指瘠者曰汝有分則先我死也或又指其季曰
吾安得亟嫁汝也或謂母年未六十何介介若此由今
觀之似若知其死而然嗚呼痛哉深惟此責母在在母
母死在子誓當拊字裝遣如母未瞑目之時母可無憾

其所以爲毋憾者有終身之勞而無一息之樂治家有
奇男子之所不能而不及享庸婦之壽如永夜入荆棘
暹天明而坦途則車軸折矣此耆卿之所以冤天叫地
欲與母俱死而未可也決九河不足以爲吾之淚汗千
竹不足以書吾之恨哀哀我母今安適矣皇天后土忍
於是矣藉使不死無見母之日矣一酹而號肝腸縷絕
嗚呼痛哉

貧窗自贊

以爲似我我不欣以爲非我我不嗔以爲窮我我不屈
以爲達我我不伸我鬚我眉我冠我巾惟寄于天地之
內而游于天地之表是之謂神若然者不可得而見亦

不可得而聞

遺詩

閒居雜興六首 錄四

萬花逐流水一往不復回昨日欄中花今晨安在哉焚香心如冰求受寒暑催贈花以片言自落還自開

稷契不明經伊傅不決科方冊鐫勳名千古光不磨百年等苦死自並須嗟峨啾啾候蟲鳴辛苦如之何

牆西幾貧畬我昔手所種年來飽風露錦綳紛錯綜種善如種竹此語合擊誦然方寸間仁不可勝用

我不學楚人滋蘭以自馥亦未美東陵種瓜以混俗富貴自有時貧賤寧可欲達則濟四海窮則獨善足

夢林雪巢
感舊空黄葉經時又緑苔未應天上去猶解夢中來雪亦本幻爾巢今安在哉淋浪詩萬軸花鳥自驚猜
春日書懷
閒來情思浩無涯徙倚東窗日未斜乍雨乍晴鶯喚柳不寒不暖蝶穿花讀書有味慵拖杖覓句新成自煑茶未必貴游知此趣乘除合付野人家
讀商君傳二首
荆公詩云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謂鞅非誠信者慮民不服設徙木事以刧之眞詐僞之尤耳欲政必行自是一

病古人之治正其本而已行不行非所計也荆公以新法自負不恤人言患正墮此故余詩反之

天信之信本不約至誠之誠乃如神欲識唐虞感通處泊然無物自相親

計事應須遠作程快心多釀後災成遁來闕下無人含正爲商君法太行

年譜

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　先生生　先生名耆卿字壽老姓陳氏臨海人嘗手植篔簹於所居牆西蔚然成林因自號篔窗

淳熙十四年丁未　八歲始學屬文　篔窗初集自序予八九歲學屬文

淳熙十六年己酉　十歲　按送伯父歸餘杭序歲在己酉伯父有臨安之役耆卿年

甫十二則當生於淳熙五年然與自序及祭先妣文不合今不從

光宗紹熙二年辛亥　十二歲入鄉校見自序

寧宗慶元三年丁巳　十八歲八月十四日父昺卒昺字叔明年五十二

嘉定元年戊辰　二十九歲有送葉孟我官寧國序代送學子趙通之之婺女序

嘉定二年己巳　三十歲八月葬父昺於義誠鄉戲龍山見水心集有祝夫人壙誌代季父

嘉定三年庚午　三十一歲五月九日母姚氏卒年五十九有祭先妣文

嘉定四年辛未　三十二歲十二月合葬姚氏於父墓

論孟紀蒙成有自序後序　臨海童棐墓誌銘

嘉定五年壬申　三十三歲黃守㽦屬修赤城志陳維副之五月黃守去官僅就未備有代賀台守俞寺丞狀　臨海蕭仁傑行啟

嘉定七年甲戌　三十五歲登進士第自序子三十五竊末第　有寄庵記程立誠墓誌銘

嘉定八年乙亥　三十六歲有送朱生序　拙養菴記

嘉定九年丙子　三十七歲有代上請用人聽言劄子

嘉定十年丁丑　三十八歲以迪功郎為青田縣主簿有送伯父歸餘杭序

嘉定十一年戊寅　三十九歲在青田有處州平政橋記在二月送應

太丞起闕序在八月上水心先生書當在此年十月

嘉定十二年己卯　四十歲在青田在任三年有奏請利疏　正簿書疏　稱提銅錢奏集無罷健訟疏急水奏集無　又有賀青田丁知縣啟　論和糴四害啟　同青田陳監稅啟　通處州林判官縣啟　錢撫墓誌銘　通青田李知

嘉定十三年庚辰　四十一歲秩滿歸升從事郎慶元府教授有重贈陳艮夫序二月　代吳守上水心先生求先銘書四月　思愛菴記七月青田縣

嘉定十四年辛巳　四十二歲遷舒州教授編質窗初尉題名記九月　蔣夫人墓誌銘　黄沐之墓誌銘

集三十卷有自序　是年立沂王子貴由爲皇子更名竑立宗室貴誠爲沂王後其後史彌遠立貴誠更名昀是爲理宗

嘉定十五年壬午　四十三歲有台州補軍額記集無

嘉定十六年癸未　四十四歲赤城志成凡四十卷有自序在十一月　是年葉水心卒年七十四

理宗寶慶二年丙戌　四十七歲正月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十一月轉校書郎是年吳子良登第　臨海王會龍狀元

紹定元年戊子　四十九歲十二月除祕書郎有黃巖縣學三賢祠記集無

紹定二年己丑　五十歲有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集無

紹定三年庚寅　五十一歲十二月除著作佐郎

紹定六年癸巳　五十四歲十月除著作郎有神秀樓記集無

端平元年甲午　五十五歲正月兼實錄院檢討官二月兼國史院編脩官除將作少監

端平二年乙未　五十六歲出補郡需次於家　玉峰

車若水來學有增學田記在七月集無延慶院免科折記集無竹村居士林君墓碑集無

端平三年丙申　五十七歲有臨軒先生文集序在三月

嘉熙元年丁酉　五十八歲　先生當於是年召爲國子監司業而卒車玉峰改師杜清獻公　其後荆溪吳子良爲編質窗續集三十八卷今所傳質窗集十卷多其少作

車玉峰脚氣集云予登質窗先生門方逾弱冠質窗見譽過當同門初不平久方浹洽相與作爲新樣古文歸呈先祖乃不悅私意謂先祖老拙曉不得文字既而先祖與質窗皆即世始知其非既而見立齋先

先生見教尤切是時立齋已登侍從云云謹按立齋官
侍從在端平三年丙申玉峰從學立齋在嘉熙元年
丁酉据此則貧窗之劾當即在是年也光緒庚寅十
月黃巖王棻謹識於正學書院之尋丈室

合學統卷五十八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